

南海學園：承載複雜歷史與文化記憶的場域

Nanhai Academy: A Place of Historical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Memories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 10月放閃再出發！



牯嶺街小劇場與牯嶺街



華燈初上的南海路與重慶南路口，天橋上可見到原科學教育館的屋頂。

在二十多年前轟動臺灣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已故導演楊德昌如實地模擬了1960年代牯嶺街周圍的人文風景與戒嚴時期的氛圍。來自中部的我從影片中知道了建國中學的存在，發現第一志願學校的學生原來也會翻牆跳課、交女朋友，同時也認識了牯嶺街與南海路，儘管電影場景設定在五十年前，但這卻是我對臺北城的最初印象。

來到臺北求學之後，對這個大城市充滿好奇，以文青自居的我於是常在假日時遊盪於西門町、公館、重慶南路的書店之間，找尋老臺北的記憶，甚至按圖索驥，尋覓作家書中記憶的臺北，如楊照《迷路的詩》、朱天心《擊壤歌》或是白先勇的《孽子》，走他們曾走過的路，或流連在書中曾記載的地方，回味書中的場景，這是我探索

臺北城的方式。

最常令我駐足之處便是由南海路、重慶南路與愛國西路圍繞的南海學園。這裡有建國中學、國語實小等明星學校，學園內有日據時期大量移植東南亞植物所建構的植物園，以及具有中國意象的科學教育館、藝術教育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臺與歷史博物館，不遠處是前美國新聞處（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理當是一個典型的文教區，但是附近的總統官邸及總統府、司法院、警察局等政府機構，讓這充滿文化氣息的悠閒環境周圍，隱隱浮動著嚴肅的政治氛圍；當你走在綠蔭蔽天的愛國西路或轉進重慶南路的靜謐小巷時，就會遇到手拿皮包對講機的便服憲兵，不時還有防禦抗議民眾的拒馬鐵絲網在待命，這總會令市井小民感到莫名地緊張，卻也有衝突矛盾的趣味。

文／賴家鑫 Lai Jia-xin（自由撰稿人、資深樂評人） · 圖／謝靜怡 Hsieh Ching-yi

消失的城南

清朝時期，臺北城的南城牆是位於今日的愛國西路上，南門的正門外，旁邊還有一個小南門，南城牆以南稱為城南，涵蓋的範圍一直到和平西路的古亭，附近的中學因故稱為南門國中，捷運站便以小南門命名。日據時期，大稻埕與艋舺（萬華）已經是臺北市最繁華、開發完整的區域，所以緊鄰艋舺（萬華）的城南，便成為日本政府發展臺北新社區的據點。據說當時由日本調來臺北的日籍公務員與教員都被安置在城南與城東（林森南路以東），所以這兩處就成為日本人的聚落，在城南不僅有日籍公務人員的日式宿舍，更有高級官員的日式宅邸，至今這一帶仍可見到不少日式房舍的遺跡。日本人企圖將臺灣打造成殖民地的模範省，以展現日本強大的國力與建立東亞共榮圈的野心，於是一方面以最先進的建築工法建設臺灣，另一方面將東南亞的植物移植到臺北苗圃（1921年改稱臺北植物園），除了有美化的作用，最主要的目的是實驗與研究。每回閒步在蓊鬱蒼翠的植物園時，心裡總是五味雜陳。歷史情節的錯綜複雜，過去任何事件的對錯，不是今日的我們能夠釐清的。

國民政府來臺之後，接收日本人留下的資產，城南大批的日式建築成為大陸來臺官員或公教人員的宿舍，許多文人如何凡、林海音、王文興、余光中等都是這裡的住民。牯嶺街一帶書店密集，文風鼎盛，成為與大稻埕、萬華等本省籍

文人與之匹敵的區域，因此也成為戒嚴時期許多年輕人尋找禁書與刊物的祕密基地。由於是外省公教人員居住的大本營，加上附近公家機關林立，因此「國語推行委員會」也在附近的泉州街成立，南海路上原來附屬於臺北師範學校的第三附屬學校，便成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附設實驗小學」，也就是今日「國語實小」的前身，這說明了該區因為居民的外省性質，而成為政府實驗文化與教育政策的首選之地。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旁邊的南海學園被當成「民族精神教育」代表場所，也就不言而喻了。



城南的紀州庵曾是日人的高級宴會場所，也是作家王文興從前的住處，現則以文學主題對外開放。



植物園裡的荷花池

融合古意與現代衝突趣味的科教館

國民政府來臺之後，為了顯示中國法統地位在臺灣的正當性，不僅設立了南海學園，更將園內原來供奉日本軍人的建功神社包裹上中國式宮殿建築的外衣，改成四合院式的教育資料館，另外還籌設了歷史博物館、藝術教育館、科學館與教育廣播電臺。其中，最醒目的建築非科學教育館（簡稱科教館）莫屬，這棟仿北京天壇祈年殿的宮殿設計，矗立在南海學園邊側的南海路旁，由石材構成的臺基與朱紅傳統木構玻璃窗，象徵中國官式的建築吸引了不少來往行人的目光。

過去，這裡一直讓人有中國式權威的刻板印象，但它卻是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同為代表中國法統地位在臺灣的指標性建築，也是重慶南路以南除了總統府之外最高的建築物。當年留法建築師盧毓駿以中國式的外貌，在內部大膽實驗現代主義的設計，環繞著建築外側的廊道是中國意象的表現，內部六角形寬敞迴旋的空間，當陽光灑進時，便溢出古意與現代主義交融的趣味。可惜的是，多年來的閒置荒廢，它最後淪為遊客認路的指標，或是外國人匆匆一瞥的東方意象，佇留片刻，便直接走到荷花池賞荷或是到史博館參觀文物了。

在2008年移交給工藝中心之後的原科教館，經過多年的整修，保留了建物的外觀與結構，成為「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的新落腳處，內部規劃為展覽廳、工坊、

教室、會議室與修復展示室，未來將有不同創作材質的工藝家進駐，並舉辦展覽、市集、講座等活動，是藝文愛好者的好去處，也重新賦予這棟有八十多年歷史的老建築新的氣象與內容。

南海學園裡的歷史博物館因為常舉辦大型特展而為多數人所熟知，相鄰的藝術教育館過去是每年大專盃話劇比賽的場館，更是五年級以上戲劇愛好者的共同記憶，許多劇場界的重要人士亦曾在這裡的舞臺上留下表演的身影。盡頭四合院裡的南海書院（原教育資料館）隱密僻靜卻別有洞天，是附近居民與常客的私房景點，而荷花池畔的教育電臺，至今仍為許多各語言的學習者放送出教學節目。

南海學園裡留有清朝治理臺灣的痕跡、日本殖民並建設臺灣的色彩，也有國民政府彰顯中國法統的象徵，各個年代歷史與文化在這裡交錯沉澱。從這方小天地中，可以由小觀大，了解臺灣歷史的縱橫發展、文化的傳承特色，以及歷任統治者對待這個美麗島嶼的態度。隨著歲月流逝，青史上的一切或許已不被太多人所關注，走在南海路上，人行道的茄冬樹不知已經庇蔭過多少來往的行人、見證多少歷史事件的發生，而我在南海學園裡可以拋開沉重的歷史，悠閒地看表演、看展覽，還順道去植物園裡吹風納涼、散步慢跑和賞花約會。在享受這一切的當時，我只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感恩。🌿



南海書院入口。曾經是日人通往建功神社的參道與神社鳥居，現在已經不見蹤跡了。



在重慶南路上由總統府朝南望去，即可見到原科學教育館的圓頂。